

報。▶《雷霆特攻隊》海

雷霆特攻隊拯救漫威？

漫威電影宇宙（MCU）近年來陷入了前所未見的瓶頸期。自《復仇者聯盟：終局之戰》畫下階段性句點後，觀眾的期待逐漸轉為疑問：漫威還能再創高峰嗎？《雷霆特攻隊》（Thunderbolts）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一部作品。它真的能拯救漫威嗎？或許答案沒那麼簡單，但它確實踏出了關鍵的一步。

首先，電影在調性上的改變讓人耳目一新。《雷霆特攻隊》不再是一部典型的英雄拯救世界電影，而是一場關於失敗者、自我救贖與道德灰色地帶的探索。由伊蓮娜(黑寡婦的妹妹)、紅衛兵、美國特工約翰·沃克、鬼魂（Ghost）、巴奇（酷寒戰士）等「問題人物」組成的團隊，本身就象徵着一種對傳統英雄敘事的反叛。他們甚至連英雄都稱不上，但正因為這樣的設定，使得角色之間的火花與衝突更加真實有趣。

導演傑克·施瑞爾成功打造了一種冷峻但不失幽默的敘事節奏，不再依賴過去漫威慣用的快節奏剪輯與誇張對白，而是用更細膩的角色描寫與情感堆疊，讓觀眾得以理解這群邊緣角色的動機與內心掙扎。尤其是巴奇與伊蓮娜之間的互動，既有戰友情誼，又藏着無法言說的孤獨感，成為全片最有力的情感支柱。

然而部分角色如鬼魂與美國特工的心理轉折略顯倉促，整體節奏在中段稍有拖沓，最終對於「特攻隊」未來角色定位也仍不夠清晰。但這些問題多數源於MCU整體架構的過渡期，在《雷霆特攻隊》中顯得無可避免。

《雷霆特攻隊》雖不是一部劃時代的漫威神作，卻是一部重要的轉型作品。它代表了漫威對自我公式化的反思與突破，讓觀眾重新看到MCU能夠講述更複雜、更成人化故事的潛力。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樂活

潘少

「離散」的哀樂

五月，大學留學生辦公室邀請有留美經歷的教職員工參加招待會。根據同事們的自我介紹，有的出生在阿爾巴尼亞，搬到希臘，之後留美。有的出生在科威特，遷到埃及，接着到美國讀書、工作。還有巴西人、墨西哥人、英國人、印度人及中國人，倒是亞、非、歐、美各大洲的代表都有。

同事們的描述讓人想見不同族群在世界各地的「離散」（diaspora）經歷。大家能相聚美國是緣分，但又何嘗不是反諷。他們中不少人的國家多年來或多或少都受到美國的掌控，人民的苦難和美國的干預也分不開。但他們終究是幸運的「精英」，能出國追夢，獲得良好教育，甚至最後定居美國。也難怪他們的口脛複雜，悲喜交加又充滿憤懣不平。

我由此想到在本校就讀的中國留學生。學期將盡，卻聽到一些波折。有兩名學生被勸退，其中一位是因為學業跟不上，另一位則由於多次使用AI做功課，涉嫌「抄襲」。另有一位臨近畢業，卻因小偷小摸被取消了F1學生簽證。儘管特朗普政府之後改弦更張，恢復了大批留學生的簽證，但她日後如果要在美國讀法學院的話，前科紀錄總是一個污點。至於初來乍到，學習、生活不習慣，想要轉學的就更多了。

我曾是留學生，理解離開故土、親人，遷移到陌生的文化中完成學業、獨立生活着實不易。如果不合適，家長不必固執，非要通過孩子實現自己的留學夢想。如果出於個人選擇，「留子」還須自勉。離散的哀樂，如魚飲水，冷暖自知。但既然走出了這一步，不妨繼續探索，努力豐富自己的人生。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墟里

葉歌

在互聯網成為精神家園的今天，「網感」這個詞，可謂耳熟能詳。究竟什麼是網感，極難定義，但不妨礙我們對網感的追逐。這就好比詩極難定義，卻不妨礙我們享受詩的美妙。在我看來，網感其實是一套滲透在文化產品或文化活動中的互聯網語法。沒錯，互聯網是有自己的語法的。英格麗·理查森說：電腦屏幕和傳統的電視屏幕或電影銀幕的一大區別在於，「我們不再是『後傾』的觀眾或觀察者，而是『前傾』的使用者。」作為一種媒介，它在產生之初，就許諾了互動體驗。

如果你看不懂西班牙畫家米羅（Joan Miró）的畫，或許可以先從《農場》這一幅畫着手。《農場》是米羅的根，是他情感的原點，指向那一片他不願遺忘的鄉土。

《農場》畫於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間，畫面像版畫一般缺乏視角的深度，但內容卻細緻得令人炫目：從地上的蝸牛、小草、樹枝，到路上的小狗、腳印、水桶，至畫面中央筆直聳立的尤加利樹，以及更多更多，每一件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，又與彼此構成和諧的存在。

米羅說，《農場》是一張「我把

藝術的獨特之處，就是可以經過時間考驗，為人們流傳寶貴的回憶和具意義的訊息。建築也是其中一種藝術。獨特的外形可以成為區域標誌，建築物蘊藏的故事更能啟發思潮。香港社會雖然日新月異，變化萬千，但是不少建築物都有其特色，值得保育和傳揚。

上一代香港人大多去過虎豹別墅和萬金油花園，後者的「十八層地獄」浮雕更是參觀者必到之處，套用現代社會用語就是「打卡位」。不少家長帶同小孩參觀浮雕後都會說：「不要做壞事，小心將來會被落油

過去幾個月從新聞經常聽到「霸凌」二字。可是萬萬沒想到，上周荷蘭一則關於香港管弦樂團前音樂總監梵志登的偵查報道，引用七個管弦樂團的五十多位成員，聲稱梵志登專橫威嚇，一位香港樂手更用「bullying」，即霸凌，來形容他的作風。

筆者無意評論該報道的可信度。但從梵志登二〇一二年來港上任前與港樂合作的觀察，報道的指控似乎有跡可尋。例如他首度與港樂試奏拉赫曼尼諾夫第二交響曲後，樂團首席John Harding不久便請辭，私下稱難以合作。

與朋友到廣州，學習茶文化，得當地前輩盛情接待。走入當地朋友常來的中餐廳，先點鴛鴦半隻，簡單鹽醃蒸熟，皮爽肉味濃，配薑蔥蓉、沙薑豉油，同樣滋味。黃皮醬蒸排骨，果香解膩，再配湛江撈粉，肉汁醬油稍混，似排骨陳村粉，但味道較清新。

煲仔滾滾上桌，開蓋是幾款新鮮煎魚堆疊，下墊一堆蒜頭，菜式名為雜魚煲，主要吃油煎的香和雜魚的鮮，魚不大條，肉不算少。吃時想起小時候，家中餐桌偶有煎魚，大小差不多，煎得焦香惹味。煎魚各有用料，見北魏《齊民要術》有「蜜純煎魚法」，詳載：「用鯽魚，治腹中，不鱗。苦酒、蜜中半，和鹽漬魚，一炊久，漉出。膏油熬之，令赤。渾羹焉。」鯽魚去鱗和內臟，酒、蜜、鹽先混，鯽魚一會，取魚去汁。用油煎魚，上色焦香即可。

另見清代《養小錄》有「消骨

互聯網的新語法

隨着網絡文化的深入發展，其逐漸累積的敘事手法廣泛應用於文藝創作。前不久有一部熱播的電視劇《北上》，改編自茅盾文學獎小說《北上》。播了幾集後，有觀眾提出，電視劇和原著的差別太大了；原著黨更批評電視劇只是「借船北上」，與小說內容相去太遠。辯護的聲音則說，電視劇是對小說原著的「續寫」。

以我陋見，「續寫」說法不妥帖。一般來說，「續寫」應當在原有故事情節的延長線做文章。比如，高鶚續寫《紅樓夢》，雖多有差評，但情節走向基本沒有偏離前八十回的思

我對鄉間所愛的一切，都放進去」的畫，他沒有畫自己，而是畫下他愛的那些事物，成為了一幅無需自畫的自畫像，畫出了那一段他與土地緊密連結的青年時期，也是他與土地最靠近、也最單純的時光。

當然，《農場》是一張風景畫，但它也是一張記憶的索引。那些動物、工具、樹木與小屋，就像潛意識裏的符號，每一個細節都承載情感，而米羅以一種近乎執迷的方式，將這些情感用圖像保存下來。他不是寫實地記錄當時的場景，而是透過視覺將感情與記憶壓縮、堆疊、拼貼，以至

鏤、勾筋筋！」小孩子未必能即時理解因果關係，但卻會將告誡牢記心中。

建築師根據業主要求，再加上自己的創作心思，會在硬件上展示獨特意念。表演藝術家透過文字、聲音和意象，可以將建築物與觀眾作出進一步連繫，並且超越想像，發掘深層意義。

二〇〇八年，香港話劇團的黑盒劇場曾上演話劇《虎豹別墅》。編導譚孔文將虎豹別墅的歷史和發展轉化成劇場作品，有意識地將別墅改為「別野」，透過三條互不相關的戲劇

情節，既展示上一輩人努力開創事業的成果，亦重構和表揚傳統家庭價值觀。時隔十七年，譚孔文將自己的作品重新排演成《虎豹別墅》，於葵青劇院黑盒劇場作四面觀眾的演出。藝術家推陳出新、超越自我，別具一番意義。

《虎豹別墅》的內容結構大概與當年的「別墅」沒有太大分別，劇中既有胡文虎的角色奔走事業，亦有胡氏兄弟如何延續家族生意的情節，以至懷孕婦女努力為下一代傳承發展。譚孔文以其一貫善長的舞台意象出發，個別角色戴上皮製半面具，以及

梵志登簽約前，指揮勃拉姆斯第四交響曲等兩套作品，作為決定性演出。筆者出席排練，留意到梵志登態度異常嚴厲，當眾批評個別樂手。出於好奇，休息期間問梵志登，樂手們都有份投票選舉新總監，難道不擔心選票？他笑着回答說，把音樂演奏好是他的本分，與選舉無關。之後他亦順利當選。

梵志登的十三年港樂任期，樂團成員流失率是比較低的。樂手一般敬業樂業，對總監微言當然是有的，基本是一個既愛又恨的格局。這是在一般樂團都普遍的情況。貴如卡拉揚和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古聞港食

蕭欣浩

路，這也是高續受認可的原因。而電視劇《北上》並非如此，它其實是一次「同人再創」。劇中的人物、場景，既屬於《北上》原作又融入了再創者的新構。

跨藝術門類改編，本是再創作再表達的過程，既要考慮不同藝術的語法要求，更要考慮時代對藝術的新需求。當下，互聯網提供的新語法便是時代需求最重要的體現。二〇二二年播出的網絡劇《開端》用了「無限流」的敘事方式，在充沛的網感中講述了一個見義勇為的老故事，給了觀眾新的趣味。電視劇《北上》以同人

陳列，直到整幅畫像一場有陽光照進來的夢。在這夢裏，空氣有光與溫度，但也有些什麼是無法言說的，比如鄉愁，比如對於都市的疏離，比如，那種知道自己「再也回不去」的感覺。

在《農場》裏，那棵尤加利樹是一個視覺上的錨點，它立在畫面中央，不動如山。若說這畫是米羅的內心風景，那尤加利樹很可能就是他心裏的一種堅持，即一種深知現實殘酷卻不願妥協的倔強。

尤加利樹不是為了裝飾存在，而是為了讓這幅畫有「根」，這讓我想

起米羅後來在巴黎的處境，在那個充滿立體派與超現實主義的城市，《農場》顯得過時、過重，也過於私人。畫廊主甚至提議將它切割賣出，而米羅拒絕了。這樣的堅持，是一種不被理解的孤獨，也是一種自我誠實的自信告白。

柏林愛樂樂團不也曾關係緊張嗎？對筆者來說，梵志登的問題並不在於他的「霸凌」，那是他受基因控制的性格使然。何況在他強勢修整下，樂團整體演奏水平和紀律提高，從董事會到樂迷都會感到深慶得人。他的問題在執棒幾個樂季後開始浮現。曲目開始重複、演繹方法千篇一

律，前年他率領紐約愛樂來港演出（附圖），曲目、演繹都跟港樂大同小異。但更大問題是此君有用人唯親、利益輸送之嫌。本欄曾批評他委約荷蘭鄉里John Borstlap為港樂創作，該古稀作曲家也是這次報道最維護梵志登的聲音。

粵語「中伏」，本意是行軍打仗「中了埋伏」，在如今語境之下，多指「誤信宣傳，入局之後卻發現名不副實」：預告片精彩絕倫，進了戲院發現電影一場糊塗——中伏；社交媒體上餐廳食物的照片美輪美奐，吃到嘴裏才發現味同嚼蠟——中伏；或者，就像我一樣，最初因為某本推理小說名聲在外，結果讀完才發現行兇動機一言難盡、邏輯漏洞接二連三——中伏。

相比起滿打滿算痛苦兩小時的電影，和大不了吃了一半放下筷子走人的食物，讀書中伏的損失要大很多：就拿那本推理小說而言，總共五個半小時的閱讀時間，我至少有五個小時，邊忍耐邊等待着最後的「大反轉」——不可能就這樣平平淡淡吧？前面那麼多不合理之處，在最後一定會有一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大

再創的方式完成改編，則更充分地展現了互聯網新語法的廣譜適用性。隨着網絡文化繼續迭代發展，相信不同藝術門類跨界再生還將迎來更多新方式新成果。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知見錄

胡一峰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普通讀者

米哈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文藝中年

輕羽

逢周一見報

樂問集

周光蓀

反轉吧？不然怎麼可能有這麼多的好評？結果——都沒有，什麼都沒有。就是如此平淡，就是如此不合常理。全都看完了，連退貨都不行……

最初，每次「中伏」我都會反思：或是自己太輕信各路宣傳，才做出了錯誤的決定；或是食物好吃與否、書好看與否，畢竟都是眾口難調的主觀判斷，我不喜歡不代表不好，說不定其他人喜歡；又或是我自己的知識和審美還不夠，不能領略書中的真意。但很快，我就停止了對自己的PUA——因為我發現，有些東西就是純粹的虛假宣傳、公認的爛！

利貞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大川集

利貞